

从江：“乡村周末大舞台”上演“最炫民族风”

○ 通讯员 吴德军 摄影报道

每逢周末夜幕降临时分,在从江县“都柳江文化走廊——乡村周末大舞台”活动现场,村民们轮番上场表演苗族芦笙舞、苗族歌舞、侗族大歌、侗戏、瑶族长鼓舞、壮族大歌等民族歌舞和特色乐器,借“乡村周末大舞台”向世人展示当地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从江是一个有19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县,多民族的文化共生使这里形成了多彩灿烂的原生生态民族文

化空间。“都柳江文化走廊——乡村周末大舞台”是从江县的文化品牌,由20个乡镇(街道)和县直文化部门轮流承办,表演者以村民为主。

“乡村周末大舞台”自8月12日启动以来,村民们自编、自导、自演民族歌舞和特色乐器等精彩节目,既为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觉享受,更展现出各乡镇(街道)村独特的风采。



“乡村周末大舞台”演出现场



少儿苗歌唱《我在大歹等你》



展示芭沙苗寨独特的“镰刀剃头”

神秘的苗族『五公岩』

○ 通讯员 吴正家

五公岩位于今榕江县八开镇都江村陡寨与平寨之间的溪畔,距县城9公里,321国道旁。说起“五公岩”,在苗族迁徙的古歌里都有记载和民间传说。在此遗址,五公分手时采用吃“鼓藏”的形式,然后破大鼓为五块,每宗支头人各持一块,然后分成五路人马离开榕江(古州),迁往黔东南各地。

据考证,苗族先民在榕江古州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据《雷山苗族古歌》记载:吃了九次鼓藏、养育了七代儿孙。按时间推算大约有100—120年之间。之后,由于人口发展,榕江县栽麻乡高扒《苗族古歌·跋山涉水》载:“七个男人共犁耙,七个女人共织机。”加之外族(汉、侗等其他民族)陆续到来争夺土地,引发纠纷等因素。一个名叫雄公(考雄)的苗族头领,觉得那么多人榕江古州居住,生存空间非常有限,难于生活。在他的主持下,号令全族集中在都江(今八开镇都江村)进行“吃鼓议榔”。经民主义事,最后决定:即以宗支为单位,除一个宗支仍留住榕江外(后这支迁往月亮山一带居住),其他宗支分别向黔东南(雷公山)腹地迁徙,寻找新的生活。最后五公(即虽公、放公、柳公、宣公、勾公),刘绍荣《古州风雷》记载:挥泪破祖鼓为五块,每公各持一块,于分手处栽岩五颗,后人称为“五公岩”,也称“兄弟岩”,台江县称“五祖岩”。从此以后,“一支住方先、一支住方尼、一支住者雄、一支住希陇、一支住春整,分开过生活。”(见田兵所编《苗族古歌·跋山涉水》)。古歌罗列的地名非常清晰:方先就是榕江,方尼是台江,者雄是雷山,希陇是黄平,春整是炉山(凯里)。他们立地繁衍,形成今日黔东南各县区域特色的苗寨和英武族群。“直到今天,这里的虽家、放家、柳家、宣家、勾家五支苗族支系还基本保持着其先民西迁时所划定的格局。”—刘绍荣《古州风雷》。并还约定五年后各支再回到都江分手点相聚。

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贵州省作协副主席,苗族作家韦文扬在2017年—12—28在《苗人邦》刊物发表的散文《梯田的背影》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五公岩”的叙述:通过《迁徙歌》和口传史,雷公山和月亮山一带的苗族,从都柳江溯水路到榕江一带居住。而后迁徙的族群不断涌来,不知是先来者还是后来者,又从这裡分迁往更加荒芜的密林深处。榕江是中部苗族的最大集散地。榕江现在有“五公岩”的遗址和传说,据说有五个宗族在此分鼓,立岩纪事,各走一方。相约五年后无论是否找到定居处,都要回到这里来相聚。五年后,果然五个宗族都领着自己的人回来相聚。他们都找到了好地方。开田种稻,养蚕取丝,种棉织布。宗族亲人们欢聚一堂。分手时,却出现了你错领走我的孙,我误率了你的儿……因为服装都是一样的。于是又商量,议定五个宗族各选一种服饰款式作为自己宗族的标志,不能相同。这是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决定——由于每个宗族都要在历史传统的纹样上再创新,形成有别于其他宗族的样式,于是出现了世界服饰史上的奇观——苗族服饰现象:一千多万人口的苗族,服饰款式不少于200多种,仅黔东南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00多种。

五公岩的神秘在于:家畜经过此地即神魂颠倒,胆战心惊;家禽飞过,坠落即亡。这种怪异现象,说不清,道不明。人到这里,均有一种阴森肉麻的感觉。

据都江村寨老所叙,民国初年,寨民从两边坡上陆续将房屋搬迁到栽岩的附近居住,形成了今日的陡寨和平寨,栽岩周围全是村民建的牛棚,1962年,不幸失火至牛棚烧塌,烧炸了苗族先民铺筑通往山上高晒、高随苗寨的石板古道,同时也烧炸了多块“五公岩”。此后,被村民取石建房相继毁毁,历尽沧桑的五公岩遗址现仅剩一岩。岩质青石,相似扁圆体状,出土部分高92厘米,顶部已多处残缺。由于建房占地,此岩现尚立于村民杨胜发家吊脚楼脚而被保存下来。

大量的历史文献、苗族古歌、田野调查资料表明,榕江古州是苗族先民西迁的重要集散地,是开拓榕江的第一族群,在这里创造过重大的历史辉煌业绩。它是苗族先民迁徙到古州留下的重要物证之一,所展现出来的文化根基已深深植入榕江苗族群体的心中。特别是诸多文化中的梯田、苗族古歌、祭鼓词、民居、服饰、议榔、栽岩、历史遗迹等等,苗族人民更是维系至今,成为榕江苗族文化的基石。榕江苗族文化之所以且能一代一代积淀和传承到今天,不是靠意识形态管控获得传承和发展,而是基于文化认同、认知、自觉、自信而得到弘扬。这些都是打造特色文化品牌的重要基础和优势所在。它承载着苗族同胞独特的历史记忆,是民族精神、族群意识、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它是以族群命名的祭祀圣地,极为独特并具差异性,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文物保护价值,它将名垂青史。

复原“五公岩”,请从此分走黔东南各县的苗族同胞和全国并世界所有的苗族同胞都到这里来祭拜祖先,使榕江成为苗族的祭祖圣地。从而把榕江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变成旅游资源,并通过文旅资源来提高当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公岩”多年来,吸引了许多国内外游客和文史专家、学者前来探访;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共识中大家一致认为:它不是一般宗教范畴的“栽岩”,而是苗族全族群的祭祖圣殿,它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珍宝,更是中华民族始祖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存。厚载着苗族远古的历史文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修复、开发“五公岩”是对苗族远古先民开辟榕江(古州)原始大荒这一段重要历史的确认和挖掘。必然对榕江的文旅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对黔东南弘扬苗族文化、贵州蚩尤文化品牌打造,产生深远的影响。

麻江县龙江村:

举办“苗岭爬坡节”

9月2-5日,麻江县宣威镇龙江村

苗岭自然寨举行一年一度的爬坡节。“苗岭爬坡节”,素有“岭岗上的情人节”或“云上情人节”的美誉。据村里老人说,苗岭上的杨、毕二姓已在此居住了600年左右。每年农历七月半这几天,来自卡乌、南皋、

舟溪、下司等地的苗族群众,便相约来到苗岭上寨往苗岭山(当地又称“长岭岗”)欢聚一堂,举行对歌、跳芦笙、摔跤、爬山、拔河、斗鸟、斗鸡、斗牛、等活动。歌声阵阵,芦笙悠扬,整个岭岗热闹非凡。

(通讯员 胡英凯 摄)



远去的台江古城

○ 通讯员 张爱华

听老人家说,以前台江县城有城墙,城墙是清王朝为了开辟苗疆,于雍正年间修筑的,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九座炮台和上下两座水卡。

县城的北面是一座形状如驼峰的大山,城墙顺着山脊攀升,到两座对峙的山峰上,筑有两座炮台,名曰大炮台和二炮台。高大雄伟的两座炮台,像两个武士,居高临下守护着县城。

从西门到北门,城墙顺着山势蜿蜒而上,有小溪从城边流过,此一带称北门湾。多年无人居住的北门湾,杂草丛生,只见几座坟冢和几畦菜地。据老一辈的人说,曾有老虎从北门进城叼走一小女孩,人们发现及时,群起呐喊追逐,老虎放下女孩逃出北门,女孩虽毫发无损,但已被惊吓得晕死过去。此后北门紧闭,故有“台江四门开三门”之说。常年紧闭的北门和荒芜的北门湾,总是给人留下难以言状的感觉。

上水卡位于县城的东北侧。城内居民有端午登高习俗。据说以前的端午节,人们都从上水卡爬上城墙,沿着城墙登上大炮台、二炮台,俯瞰全城。我记忆中的上水卡仅存一扇残破的水门,河水从水门洞流淌进城。水门洞旁有几棵古树,古树脚下有一口水井。每天清晨,络绎不绝的挑水人成了上水卡的一道风景,人们的一天从一挑水开始忙碌起来。

从东门到西门有一条鹅卵石街道。这是县城唯一的街道。人们把这条街分为东门口、上节街、中节街、下节街和西门口。街道两边临街的屋檐一家紧挨一家,雨天檐水如珠帘滴入街道两旁的水沟。从檐下走过,从东门到西门是可以不用雨伞的。记忆中,我小时候的街道偶尔有人走过。在阳光的斜照下,半明半暗的街道空空荡荡的。临街的一面,几乎家家都有

柜台,但柜台也都是紧紧关闭着的,像人散曲终的舞台,静悄悄冷清清的。后来听兄长们说,以前的景象不是这样的,临街的柜台都是商铺,街上虽谈不上车水马龙,但也是人来人往的。稍大的一些商铺还悬挂有幌子和牌匾。上节街得胜桥附近一木楼临街处高悬着曹家的“三合药店”牌匾、中节街老县衙对面悬挂着徐家的“博野堂”药店牌匾,从两家药店里传出来的“咣当、咣当”的药碾子声,一直留在人们记忆的深处。街道两旁,有一些弯弯曲曲古朴幽静的巷道。巷子口的青石板路和风雨桥是通往南门的主要通道。记忆中,南门口巷道旁边有一座古刹,古刹白色院墙门口绿树成荫,巷道深处古树脚下的那口井,显得古朴幽静。

县城东侧古木参天的小阜丘上,掩映着青砖黛瓦的莲花书院和文昌宫。三层六角尖塔式飞檐翘角的文昌宫主楼凌空矗立,古朴凝重。微风吹过,从飞檐翘角下迎风飘摆的风铃里,传来叮叮当当的风铃声,更显得古城的静谧和街巷的幽长。

出南门,视野豁然开朗,映入眼帘的是宽阔的河谷,河那边山峦起伏万木苍翠。波光粼粼的一条大河由东向西缓缓流淌,河中小岛开满白色的刺梨花,河边两岸芳草萋萋阡陌纵横,远处依山傍水的苗寨炊烟袅袅。南门外,顺着陡峭的山势直下,到山腰险要处向右斜拉出一条瘦长的古道,古道的尽头,横卧着一座青瓦长廊风雨桥,俗称“南门桥”。桥那头有一幢水碾房,水碾房叽叽嘎嘎、叽叽咕咕的声音,在空旷的河谷中回荡,让人感到越发的空虚和寂寥。

南门桥下游,右岸是一片灰白色的河沙坝。河沙坝对面是两座对峙的大山,有溪流从幽深的山谷中流

出,在河口处冲积出一处小沙丘。河流在两座大山的脚下各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潭,人们称之为小簸箕和大簸箕。据说,原来的小簸箕已被修筑公路开山填埋,人们才把山谷溪流河口处旁边一处较小的深潭,称为小簸箕。被填埋的小簸箕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没见过,但大簸箕是我们小时候的水上乐园,大簸箕怪石嶙峋的大石包还在、大石包上苍劲的古树还在,只是从大石包上飞流直下的瀑布不见了。据说,从小簸箕至大簸箕一带通望县城,依山势盘旋的城墙像腾空而起的巨龙,很是壮观。

遗憾的是,我记忆中的城墙就只有大炮台和二炮台的一些断垣残壁,至今还孤零零地矗立在山峰上,诉说着过去的事情。倒是东门口、西门口、南门口、北门湾和上水卡的地名仍留存至今。下水卡的地名以及具体位于何处,知之者就更少了。

遗憾的还不止是古城墙,还有城外的南门桥、东山寺、得胜关庙;城内的关圣庙、观音寺、龙王庙、火神庙、城隍庙、东岳庙、昭忠祠;还有庭院深深几许的江西馆、湖南馆,威武森严的老县衙,这些古色古香的心灵家园,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最近几年消失的,还有二炮台山脚下民国年间修筑的、承载着几代人青春记忆的大操场。

清澈的河水从上水卡流淌进城,穿过古老的得胜桥,日渐破败的巷子口风雨桥、兴隆桥、一座座不知名的小木桥,环绕在城中人家的房前屋后。古城的时光随着河水悄无声息地流出城外,渐行渐远。

不知不觉,一座座现代化的大楼在南门桥两岸拔地而起。华灯初上时,河边流光溢彩的夜景让人流连忘返,古城真的远去了……